

# 高陵文化口述史研究

## ——以古村落族群为例

文 / 苗 琳

在历史的长河中，文明的发展、文化的延续进程中，人们对于文化的深入了解通常是在浩瀚的历史碎片中，通过碎片的拼凑来触摸到历史的脉搏。每一个时期都有文明留下痕迹，早前的文明有依靠图形传播，有依靠文字记录，有的依靠实物记录，人们可以追根溯源来确定文化发展的历程，古村落就是其中非常典型的代表。对于高陵文化来说，通过口述史的形式流传了下来，让高陵的文明、高陵的故事不仅仅依靠从前的传统形式，更多地融入了当地人民直接对文化的描述，以及深厚的感情输出。通过口述史的方式零距离碰触古村落的文化，其根本就是回归最初的人际交流的形式，民俗文化的传承。

### 一、古村落的文化内涵表现

#### 1、古村落是高陵文化发展的精髓

传统古村落是早前农耕文明向新时代文明转化过程当中重要的史实记录和实物记录的载体，是高陵地区重要的文化类型，也是我国勤劳质朴的人民智慧的结晶。在高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古村落的发展是结合着当地的地方特色，进行演变的，哪怕是古村落中荒废破败的小院、清冷坚毅的石碾、宁静幽幽的古巷、荒废已久的老井，还能能看出以往风采，热闹非凡的门楼和戏台，甚至是那些岁月布满眼角的留守老人和稚气的幼儿，都是非常珍贵的资源。除此以外，以高陵洞箫艺术为代表的音乐、以高陵花灯纸扎为代表的美术工艺、以高陵木轮大车手工制作技艺为代表的手工艺艺术，既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体现，也是历史长河中美的需要，通过众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输出，可以更加确定高陵文化的非凡价值。

#### 2、古村落的民俗文化呈现文化特色

地方的民俗文化不是特定的文化体现，而是根据具体的特定区域的文化表现，对于高陵地区的民俗文化而言，尤其是针对古村落的民俗文化，是建立在高陵区古村落之间的风俗民情的多元族群文化有着深厚的区域社会与历史背景，不仅有语言、服饰与宗教等各族群的文化符号层面，还有当地



人的文化意义体系与世界知识图式来理解当地人自己对这种多元族群的理解。除此以外，高陵地区古村落中留守老人的口述历史记忆不仅讲述高陵地区的历史事件，还联系了当地各族群的过去与现在，蕴含了丝绸之路一带社会中各族群之间在共同时间与空间中的冲突与融合的地方性意义的理解，这是一种文化的传承与沿袭，也是地方民俗文化的有效传播。

#### 3、以古村落为代表的文化表现是高陵地区的特点

人文景观的文化内容主要是结合相对的地势特点所呈现出带有地方内涵的景观。高陵地区泾渭分明不只是一个自然奇观，更是一个社会文化的奇观。据当地人回忆，经泾渭分明之地，历来是西北水陆交通的一个大枢纽。在泾水渭水沿岸的古村落，也饱含地方特色，泾水与渭水的界限清晰，在人文景观的欣赏当中，可以结合新时代的发展状态，深刻感知人文色彩。同时对于古村落的保护以及有效的传承，徘徊泾渭沿岸的古村落的街头，触摸它的一砖一瓦，探索古村落背后的故事，追溯将要逝去的记忆，与此同时重新打造和复原，就会在西北之地形成一个庞大的文化观光旅游基地，会成为高陵地区的一个新的旅游增长点。

#### 4、现代文化项目建设是区域建设的关键

现代项目的文化建设，最主要的就是要结合现有的文化发展，依照高陵地区的地域特色，对各色的文化进行剖析，将文化类别甄别整理归纳，根据文化遗产名录按照现有实际

的古村落的文化保存，进行及时有效的保护和修复。同时可以依托古村落的故事，恢复和建设特色化景点，结合地区特色的体验活动，依托周边的故事，恢复和建设相关的观光景点。同时开展系列的体验活动，如河运大商船的文化体验，河运码头的再现，河运故事改编文化演出环节等。渔家生活的体验等项目来增加居民收入。自此可看出在文化发展的演变中，结合乡村发展。文化的传承依托科技经验，对文化素材的整理，也是文化发展的必经之路。

## 二、以古村落为载体的口述史研究在文化记录方面的作用

### 1、满足真实性记录的要求

一般来讲，对于文化历史的记录往往是通过后人对于历史遗迹的探寻，结合文化发展效果，进行的文化体系的编纂。通常以这种方式来记录几乎是根据已经发生的历史事件为基础所叙述下来的文字形式。比如梁村，在地方志里记载着梁村共辖3个村民小组共80户173人，总面积0.76万亩，主要经济收入依靠外出打工，近些年来以秦腔剧团表演为辅，2017年被公布为第三批传统古村落。而对于口述史来说，通常是基于口述对象所经历的过程，按照自己的情感输出后的内容，以自身的角度来还原事件本身，无论是文化传承或是历史事件，若有口述的相关记录，那么，必然成为增加原有事件的真实性的有力佐证。建立文化认同的前提下进行文化反哺，给记录内容增加了真实性的基础上，还是高陵地区人民对于自身文化认同的一种方式，是自我认同的价值感的具象化的呈现。

### 2、反映文化发展的特征

口述史是依据采访对象的描述，从人类学、民族学、考古学、历史学与社会学等多角度为我们展现了高陵地区古村落的发展过程，是文化输出的表现，同时也是解读文化内涵

的有效出口。口述史主要强调口述特征，往往是根据口述效果，来判断文化口述的情况。口述的主体，往往也是历史前进过程中的见证者，对于古村落的口述史研究中，不仅仅是口述主体真情流露的表达，同时也是这个时代所特有的具象表达。纵然口述主体通常都带有地方特点和个人特色，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于高陵地区古村落文化内涵的感同身受。比如，上马渡村东边是吊鱼沟，西边是西樊沟，沟沿西上边是古城遗址—樊家堡古城。由于自然地理环境因素与人文地理环境因素的差异，古村落上马渡村的风俗民情表述也各具特色。

### 3、体现情感共鸣的直接性

我们发现无论是对村落的描述还是历史事件的记录，都是通过文字的方式进行留存，虽然有时地方志中对于历史事件的记录更为翔实，却缺乏情感的表述，在了解的过程中，风俗民情的思维特征、艺术主张、风格立场在层面衍生为一种“刻板僵化”与“自觉拓展”之间的对立，从而使得阅读者得不到有效信息和阅读体验。但高陵区风土民情的口述历史记忆在泾河渭河各古村落之间承载着各自之间曾经共同的历史经验，联系着古村落的历史与现在。在口述历史记忆背后，真正参与高陵区风俗民情的不是族群成员个体，而是对情感中族群身份的表述与理解。深入到当地古村落中，从最原始的表述、最真实的体验。

### 4、体现叙述的直接性

对于口述史来说，以往的记录形式都是结合漫长历史长河中所留存的残存的遗迹，比如《宋书·武帝纪下》记载：“床头有土鄣、壁上挂葛灯笼。”灯笼，又称灯彩，是一种古老的中国传统工艺品。起源于2000多年前的西汉时期，每年的农历正月十五元宵节前后，人们都挂起象征团圆意义的红灯笼，来营造一种喜庆的氛围。高陵灯笼便传承于此，追溯历史，我们可以发现高陵地区是一个2300余年的建县历史的地方。在这里，人民传承着历史，一直有着挂花灯、送花灯的习俗。高陵民间花灯纸扎就是花灯传承的一个象征，我们口述史所采的易老先生19岁起随县城隍庙花灯纸扎老艺人董西武学习花灯纸扎手艺，深得师傅真传，对于易老先生所传承的花灯纸扎手工艺已有150余年的历史，通过对口述史的文化演进研究，可以看出口述文化既能保证文化的真实性，与此同时结合地方特点，立足在真情实感的方向，对素材进行归纳分析，这也是口述史对历史不断渗透的效果，并承担着文化传承的任务。

## 三、对古村落在口述史中的族群认知探究

### 1、提升族群认知是古村落口述史有效发展的关键

在这会发展的进程中，文化的建设一直都需要建立在文



化认同的前提之下。

高陵地区的古村落绝大部分都位于泾河与渭河交汇处，兼顾文学性与民族性的双重视域，在明确文化建设的出路以后，从文学人类学和文学地理学对当地古村落的文化认同会进一步增强，甚至可以对后世的文化表达与发展趋势形成一个多元的表现。当前的社会发展中，族群的发展是建立在国家发展基础上，进行的群体化的表现。在高陵地区文化建设中，以往的文化传播总是结合传统文化体系中的文字表述，进行的文化传承。这些都是建立在真实的叙述上，比如古村落中的榆楚村当地老人安医生从柜子里拿出一首诗写到：

白家河、有寺院，千手观音千眼看，  
中洞有个佛祖殿，座下二十四罗汉，  
有大殿、有中殿，四大天王八宝殿，  
进得山门你再看，哼哈二将门边站，  
抬头再往里边看，八大金刚空中悬，  
三十六根水磨柱，七十二个青石碑，  
七十二个石香炉，七十二盏长明灯，  
八卦悬钟千斤重，震动一声百里翁，  
十三棵古槐不知岁，一株胡杨隋皇栽，  
老婆泉、阳光泉，隋皇饮马在泉边，  
石鸡石猴叫声连，石井一叫是雨天，  
这些古景不虚言，隋皇古诗至今传。

这首顺口溜以纪实的方式记录了遗迹的面貌，将一个小庙的里外描绘得栩栩如生，再现了古村落地方地貌及风土民情的独特性与复杂性，可以使得当地文化带动其他文化的发展，从而实现人文因素的风俗转换及具有民族、地域差异性的美学价值建构，还可以实现不同地域人们相互交流的深度。

## 2、古村落的沿袭需要个体认知向族群认知方向迈进

基于高陵地区古村落的文化沿袭来说，想要跨地区、跨地域的传播，可以先启迪高陵区古村落文化的文化自觉，高陵区有诸多文化因素的参与，又有地貌自身规则与特性的立体展开，更是其民族、地域文化自我表述与互动共生的审美话语场。在融汇交织的多元文化条件下，高陵区民俗文化表述是一种趋向于超民族性的呈现。在此之前，对于古村落的文化记录，需要一定量的口述个体描绘，依据个体差异化表述各自经历，将个体的自身力量转化为族群的认同，围绕族群建设中心，以口述史传播理论解读高陵地区古村落民间文化族群现象，打造具有高陵特色的审美文化族群形象。这既是个体到群体的传播，同时也是族群认知不断完善的过程，当群体化认知形成，将不易变更，传播的精准度和受众面扩大。

## 3、强化族群对于古村落的认知需要的途径

人类学研究应该注重当地人自己的理解，透过文化表层符号从当地人自己的知识体系中理解文化的意义体系，民族志的写作不是简单的现象描述，而应该是一场具有地方性文化意义体系与对当地人自己文化理解的基础上的深描。族群通常情况下被认定为社会组织形态的一种表现形式，它仅仅只能代表对特定区域的田野调查中和当地民众口述历史记忆情境下的形态。这是片面的甚至是曲解了族群特征的样貌，同时也是族群概念不明晰的表现。在族群认同的过程中，第一要务是通过理解地方文化体系，以个体带动群体，基于当地古村落的地域特点以及人文环境，以口述史的方式作为载体，结合部分个体对当地文化内容的传播，将其有效地展现出来。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看出高陵区审美文化研究的对象选择更加倾向于现象与背后族群精神的综合，古村落研究具有更加鲜活的文化生成土壤，既有大量鲜明的文化现象支撑，又具备一定深度的理性思索。

## 四、结语

以古村落为代表的高陵文化在发展中，其文化因生态、文化心理、生存语境及民族传统等因素的综合影响而与其他地区存在着诸多差异。满足族群的认知统一，以口述史的形式，基于古村落的民间故事、歌谣、英雄史诗、神话传说等都是当前高陵地区文化建设的着力点，构建具有独特的民族色彩和地域文化特质的出口。将族群认知和文化传播结合在一起，构建起一个完整的文化沿袭的体系，实现以古村落为代表的高陵地区文化传播。

本文为2019年陕西省教育厅人文社科专项项目《高陵文化口述史的族群认知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9JK0419

## 【参考文献】

- [1] 车拿单，倪茜. 东西方建筑文化的碰撞——以西安市高陵区通远坊天主教堂为例[J]. 中国建筑金属结构, 2022(02):108-109.
- [2] 马智刚，贾振林，田文静，等. 安阳曹操高陵本体保护与展示工程结构设计[J]. 工程建设与设计, 2022(01):3-5+17.
- [3] 王炜林. 陕西高陵杨官寨考古与关中地区庙底沟文化研究[J]. 中原文物, 2021(05):52-63+74.
- [4] 克利福德·格尔茨. 文化的解释[M]. 人文与社会译丛, 1998(11):34-36.

## 【作者简介】

苗琳(1988—)，女，汉族，陕西西安人，学历：硕士研究生，职称：讲师，单位：西安工商学院，主要研究方向：艺术设计。